

昆洛 著

南洋泪

四部曲

第四部 望乡

一部诉说闽南华侨家族
近六十年变迁的史诗级作品

书写不幸中的道德坚守，展现苦难中的人性光辉

中国华侨出版社

南洋泪

四部曲

第四部 望乡

昆洛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洋泪：四部曲 / 昆洛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7
ISBN 978-7-5113-6909-3

I . ①南… II . ①昆…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1960 号

南洋泪：四部曲

著 者 / 昆 洛

责任编辑 / 桑梦娟

责任校对 / 高晓华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 92 字数 / 1605 千字

印 刷 /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6909-3

定 价 / 184.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 64443051 传真：(010) 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此书献给几个世纪以来，那些苦斗于南洋的，无论是在艰难困苦、饥寒交迫之中抑或是在事业有成、腰缠万贯之时，都对故国以及侨居地怀着深沉执着、世代相承之爱的晋江人（包括活着的以及逝者的魂灵）；献给在漫长的岁月里如乳娘般哺育了一代代晋江华侨的淳厚善良的菲律宾人民。

关于《望乡》的一封信

——代序

尊敬的陈华岳先生：

尊敬的侯培水先生：

并转《世界日报》可敬可亲的广大读者：

《南洋泪》的第四部《此岸彼岸》（即《望乡》）共分四卷，第一卷《此岸彼岸·跨过海峡的烈士》已于两三个月前在《世界日报》连载毕。和过去连载的前三部一样，广大读者对此卷给予很大的关注与厚爱。这期间，有许多热心的读者来函、来电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并询问接下来的三卷何时能与读者见面，作为一名作家，最感欣慰的莫过于自己的作品能够打动读者的心了！海内外的读者又一次认可接受了《南洋泪》的第四部，令我动容！这样子，近两个月来，我在病中又坚持着将《此岸彼岸》的后三卷认真修改了一遍，先在国内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获得充分肯定后，这才敢于将稿件送到《世界日报》——这就是现在送上的后三卷。至此，《南洋泪》的第四部《此岸彼岸》已全书完成。还像以前那样，我希望菲律宾广大的尊敬的长年关心厚爱《南洋泪》的朋友，还能继续关注《此岸彼岸》（即《望乡》），给予批评指正；而我，也将在获得菲律宾可敬可亲的读者斧正之后，再将其付印单行本。谨此并颂
编祺！

中国作家昆洛

2015年7月28日于厦门



目录

第一卷 | 此岸彼岸·跨过海峡的烈士

第一章 唐山这边	003
第二章 一张照片引来了一个人	010
第三章 战争·生命	013
第四章 骨肉兄弟	020
第五章 一场战争留在一个女人身上的印记（上）	023
第六章 一场战争留在一个女人身上的印记（下）	031
第七章 故土·胶东女子	039
第八章 老夫老妻	046
第九章 张家小院·夫妻之间	050
第十章 另一个“男人”（上）	056
第十一章 另一个“男人”（下）	062
第十二章 在党的人·母亲	071
第十三章 恋人·商人	085
第十四章 一桩往事的序言	112

第二卷 | 记忆·失踪的人

- 第一章 一个在雪原上爬行的人 117
- 第二章 雪原 118
- 第三章 国境线·国界碑 120
- 第四章 吴启标 129
- 第五章 1961年的元宵节 133
- 第六章 1951年·报社的那两个年轻人 136

第三卷 | 别了，人民公社

- 第一章 两个老寡妇 147
- 第二章 跑大生意的女人 154
- 第三章 大功告成，干杯！ 169
- 第四章 码头与船之间的夹缝 173
- 第五章 朱大傻 177

第四卷 | 1989年·1990年

- 引子 183
- 第一章 银杏啊…… 186
- 第二章 “KTV”包厢 189
- 第三章 关于赵小红（上） 192
- 第四章 关于赵小红（下） 206
- 第五章 回过头去写朱朝辉（上） 215

第六章 回过头去写朱朝辉（下） 222

第七章 山东老汉 231

第八章 重逢在土楼 237

第九章 秘方 247

第五卷 | 故乡·异乡

第一章 别了，唐山故土…… 261

第二章 银杏街童学校的第五十五号学生 267

第三章 姑表叔侄俩 270

第四章 沈霏说媒 277

第五章 打胎草 281

第六章 阿悦山啊，阿悦山 286

第七章 催生草（上） 291

第八章 催生草（下） 295

第九章 黎明时分，一个生命诞生了 299

第十章 挂号信 310

第十一章 唐山礁 314

第十二章 马尼拉城外，风雨中赶路的中国老人 327

第十三章 故土的召唤 340

第十四章 回唐山的双桅船离岸了 346

后记 355

第一卷



此岸彼岸·
跨过海峡的烈士

战争是人类所有不幸中最为沉重的不幸。

——题记

第一章 唐山这边

/ 一 /

1982年农历三月末，这一天，林子钟父子和陈燕玲，还有柳月娇和林仁玉，一行人将杨月珍与曾文宝送到了厦门和平码头。那里有一艘开往香港的客轮“鼓浪屿号”，当天下午4时整，杨月珍与曾文宝，将登上这艘客轮，转道香港，回到台湾。他们一行是上午8点钟从泉州乘车来厦门的。这一趟回来，得到了卢老师的确切下落之后，曾文宝本是决定要和林子钟一起上永定寻访她老人家的，可是一看通行证，没有那个时间了！几十年才返乡一趟，每一桩事情都是重要的，可时间就是那么几天！没能见到卢老师，是曾文宝这趟回唐山大陆最大的遗憾，他也只能带着这个遗憾离开了！

在码头旁一家餐馆吃过午饭，已经两点多了，再过不到两个小时，“鼓浪屿”号将起锚开航。

杨月珍与曾文宝这一趟故乡之行，除去路上耽搁的，他们在故乡的时间，还不到完整的20天——为了这20天，杨月珍整整等了34年，而曾文宝呢，是36年！有多少话要说啊，能说得完吗……

……码头上的出入口处，已经开始剪票了。

船上的汽笛也在此时响起……

林仁玉忍住了泪，用颤抖的声音说：“……月珍、文宝，还有什么交代的，快说吧……”

文宝先开口了：“仁玉姑姑，还是几天前我拜托的那桩事……我已经误了月娇一辈子了……再不能让她孤零零的，有合适的……男孩……你帮着我们抱养一个……想起当年，我们那座大厝，上上下下几十口人啊，费用上的事，我都交代在月娇这里了。还有，我有一份份子礼，就是一套金门炮钢刀具，还有两瓶陈酿金门高粱和花生贡糖，哪日林子钟上永定城去，月娇啊，你也跟上，代我向卢老师她老人家请个安，好人啊，卢老师，每一个明事理的人，都会认定卢老师是好人的……还有啊，月珍已经提到了，早几年前，那个三番两次来打听卢老师下落的女人，这事一定要告诉卢老师，说不定也是想念

她的学生呢。”

杨月珍说：“那一年那个女子与我和文宝我们仨合照的相片，我也交代子钟了，让他给卢老师捎过去，让她老人家认一认，这个女子到底是谁。”

林子钟说：“这些事，你们尽管放心吧，我一定会捎给卢老师的。”

林仁玉转向杨月珍问道：“……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杨月珍抿紧了嘴，没有说什么，只把头摇了摇，却摇出了两行泪水。

林仁玉看着，说道：“……不是都说好了吗，今天大家谁也不掉泪……”她口里这样说，眼泪却也涌了出来，“……月珍，文宝啊……我还是那句话……不要一去，又是30年……我们这一辈子，再不会……有下一个30年了……”汽笛又响了起来——这是催客上船的汽笛。

“鼓浪屿”号起锚了。

/ 二 /

罗茜出家了，杨月珍回台湾了，林子钟突然感到整个世界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

他想很快地返回马尼拉——菲律宾啊，眼下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不像唐山这里，正是“清明谷雨冻死虎母”的季节。他感到很冷——是天冷呢还是心冷？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和云昭、燕玲这一走，林家小院就要上锁了！然而他们却是一定要走的，非走不可的！

从厦门回来的第二天上午，沈霏与林仁玉便先后聚到林家来了，在和平码头上送走杨月珍、曾文宝后，沈霏就和大家约定，今天在林家小院集中，然后上泉州城乘开往永定山城的汽车。

1982年，从泉州到永定，他们必须在漳州过一夜，等隔天开往永定的汽车。

第二天到达永定县城时，已近中午了。几个人在车站旁的一家餐馆吃了午饭，也顾不得歇会儿，就急着上路了。

农历三月，白日的时光已长了起来，太阳不再急着偏西了。沈霏与林仁玉虽然都上了一点年纪了，但眼力好，特别是认路的眼力，凭着多年前的那趟永定之行，出了永定县城，她俩在曲曲折折的乡间山道上，竟然不用打听，一路上顺顺畅畅地就把大伙引进陈东溪，引到土楼来了。

/ 三 /

一位满头白发的山村老妇站在土楼门口迎接他们。时近黄昏，又未到农忙季节，土楼里的人大都收工在家了，他们拥在那位老妇人周围，共同迎接远来的贵客。

近了，走近了，双方都站定了，愣住了……

——林子钟不敢认了！

当年的班主任，那个高挑、白净、讲话像唱歌一样甜美的班主任；那个他印象中一直像菩萨一样端庄典雅的卢老师哪里去了，那个在三省学堂二楼的走廊上，一声怒喝，就把曾家大院“虎、豹、狮、象”四兄弟镇住了的那个卢老师哪里去了？她怎么竟然也老成这样了！

十几年不见，连沈霏、林仁玉也都不敢认了，更何况是林子钟——他都离开卢老师40多年了！

卢老师显然也不敢认他了，她在他们的每一张脸上寻视着，如同一位年迈的母亲在呼唤久违了的游子：

“子钟，子钟，子钟说要来的啊，他怎么没来啊？”

这亲切的呼唤，穿越了40多年的时空，从岁月的遥远的深处涌了过来。

卢老师刚止住了声，一个站在斜对面的头发已经花白，年近花甲的南洋番客跨出一步，在卢老师膝前跪了下去：

“卢老师，卢老师，我就是子钟，我看您老人家来了……”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

/ 四 /

一走进土楼，沈霏就记挂着要拜谒厅堂神案上的那些亡灵。这个唯物主义者；这个心眼中无神无鬼的女共产党人，竟然随身带来了香烛！

与其说是卢老师，不如说是沈霏引领着他们这一行人来到神案前的。

神案上那些木主，还如当年一样，一尘不染，只是岁月又在每一座木主上沉淀了一层包浆，因而，更显庄严而厚重了。就在沈霏点燃香烛的时候，林子钟拉住卢老师的手说：

“卢老师，曾文宝，让我为您送来了两瓶金门高粱酒。”卢老师听到这话，

只怔了一下，立刻记了起来：

“曾文宝——你同班的老欺侮你的那个小胖墩？我用教鞭打过他的小屁股，那次下手是太重了，他不记恨我？”

“他哪能记恨您，他一直也没忘记您！我们大家都只认得您的好！”

“你怎么没带他一起过来，为了落在他小屁股上的那重重的一教鞭，我内疚了好久好久，我从没打过自己的学生啊！”

“他本来安排好要与大家一起来的，没想到通行证那么快就要到期了，他必须如期与月珍按时赶回台湾去，否则以后再也出不来了——相会总会有期的，下回吧，等大陆和台湾两岸往返方便了，我一定带上月珍、文宝一起来看望您老人家。”说到这里，林子钟把杨月珍、曾文宝回台湾前交代的那桩事也说了，“卢老师，他们临走前，留下话来，让我告诉您，在台北那边，有一个女人，她几次到他们餐馆打听您的消息。”

“有这样的人？她有多大年纪了？她叫什么？什么样的长相？——我在台湾那边好像都没有朋友，——而且又是不止一次来打听我的下落，可见这个女子是很有心的。”

“听说也是御桥村出去的，听说比我们要小五六岁，可惜了文宝、月珍不能一起过来，要不然他们会说得更清楚些，可能也是您的学生吧？”

卢老师想了想说：“不会吧，我在三省学堂任教不到两年，教的也就你们这一班，同班的学生，不可能相差五六岁……”

林子钟正要把杨月珍留下的那帧照片掏出来交给卢老师时，沈霏与林仁玉那边已把上香的活安排好了，招呼着他们。

林子钟回头一看，那张宽大的神案上，已排满了供品——沈霏与林仁玉从晋江带来的，他从南洋带来，曾文宝、杨月珍从台湾带来的。

就在林子钟把两瓶金门高粱也供上去时，突然看到神案上的一座木主上有一帧照片，那上面是一个穿军装的少女。

林子钟走上前去，仔细一看，照片上有两个女人，年轻的那一个，穿着军装，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林子钟再认真一看，差点叫出声来：“这不是当年的卢老师吗？”他把脸贴近了，却看出那照片上有一行字：“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摄于福州”。

“那是莹莹，子钟啊，当年在三省学堂，你是见过莹莹的——旁边那个，是我，那一年国庆节，我们在福州军政大学照的。”林子钟听到了站在自己身后的卢老师这样说。

林仁玉也靠上前去久久地看着依在木主上的那张照片，低声地说：“这怎

么……”她心里想的是：那木主与人世之间，是阴阳两隔，卢老师还在世，怎么可以把照片摆上去呢？

卢老师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平静地说：“莹莹一生，只留下与我合照的这帧照片了……我能下得了手把它剪开吗？我不忍心啊……再说，我的照片迟早也得摆上去的……”

说到照片，林子钟忙把怀里揣着的另一帧照片掏了出来：“卢老师，刚才提到的在台湾那边不时打听您的消息的那位女子，有照片在我这里呢——这是曾文宝，这是杨月珍，中间的这一位，就是那女人了，这张照片是月珍特意要让我转交给您的。”

卢老师接过照片，戴上老花镜，她先找到了曾文宝：“变了，变了，……是几年了？”

“卢老师，听月珍说，这是摄于4年前的。”林子钟说。

“……4年前，……是1978年……距1937年——子钟，我是1937年到三省学堂教的你们吧？”

“是的，卢老师，是1937年。”

“如此说来，这张照片，是40……是41年后照的了……”卢老师喃喃自语。

照片上的两个女人，一个是杨月珍，她没见过，1946年杨月珍从前店村嫁到御桥村的时候，她正在延安，而照片上的另一个女人呢？

“卢老师啊，怎么回事，这女子，越看越像当年在溜滨区委当书记时的你。”这时站在卢老师两旁的林仁玉与沈霏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卢老师是1951年离开溜石湾的，当时是40岁左右的样子，年龄与照片上那女子相仿，而长相呢？是否也如沈霏与林仁玉说的那样——卢老师没有再往下想——世上长相相似甚至相同的人，是常可遇见的。

可这个女子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台湾那边寻觅自己的行踪呢——卢老师又不可能不往下想了。

沉思片刻，卢老师把照片揣进怀里说着：

“子钟啊，我确实不认得这位台湾女同胞，但你要让文宝告诉她，就说你们找到我了，看起来，她还真是个有心人呢。”

/ 五 /

他们又回到现实中来了。

这是1982年的端午节，在永定陈东溪的这座土楼里，人们正在为木主上的亡人祭灵。

未到晌午，偌大的神案上，已层层叠叠地堆满了供品，那多是各种口味的粽子：红豆粽、黑豆粽、莲子粽、香菇粽……还有林子钟他们带过来的金门高粱、花生贡糖、芒果干、菠萝蜜干。

粽子的浓香伴着香炷、伴着烧纸的芳香，弥漫了整座土楼……

接着，整座土楼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秩序井然地怀着虔诚肃穆，怀着一种无名的敬畏，站到那层层的主前……

……1960年冬天里，林仁玉与罗茜第一次走进这座土楼时，她们提来了林子钟从南洋寄过来给卢老师的那些食品——两听椰子油，还有一大盒巧克力糖……那是一个饥馑的冬天，那些食品，对于整座土楼的人来说，是多么的珍贵，可是，土楼里的人们在接到这些食品之后，先是揭开了盖子，在神案上的木主前供了一天一夜，而后才以人口均分到各家各户……

现在，土楼里的人家显然已不再饥馑了，各家各户祭奠亡灵的供品非常丰盛，除了林子钟他们带来的，还有鸡鸭兔，一头猪——对于土楼人来说，端午节差不多是一年中仅次于春节的一个大节，往年的祭灵时间，是从午时开始，在今天，为了远道而来的贵客能赶上这场祭礼，土楼里的人把祭灵时间推到了午后，推到沈霏他们一行来了之后。

临近黄昏，土楼里一下热闹了起来，祭礼即将开始，人们都井然有序地拥到摆满木主的神案前来了，卢老师领着沈霏他们排在众人前面，林子钟正面对着的是白莹的那尊木主，他显然也看到了靠在木主上的那张照片。

见到林子钟仔细地端详着那座木主上的照片，沈霏靠近去说：

“这是卢老师的女儿莹莹，你见过吗？跟卢老师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可惜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

“是跟当年的卢老师一个样啊……我在三省学堂的时候，莹莹比我小多了，要是还在……今年也才50出头吧……”

“是啊，莹莹牺牲的时候，刚满20岁。”卢老师说。

“30来年了，卢老师，你都一个人，孤零零的……”看着眼前这位已满头白发，佝偻了身腰的卢老师，林子钟不禁又想到当年生龙活虎的那位卢老师，他又感叹起来了。

“不，土楼里的人都是我的亲人，他们早就按照这里的习俗把莹莹的魂招引回来了……你们看，木主上那些人，大都连照片都没有留下，比起来，莹

莹幸运多了，她留下了照片……”

“可她是葬身在异国他乡啊！”林子钟心里这样想着，却不忍把这话说出口来，他怕伤了卢老师的心！

祭亡灵是要宰猪的，不是每一家都要宰大牲口，而是按家按户排号轮着宰，一年轮到一家……

由这些人家，沈霏想到了整个民族；由这座土楼，沈霏想到了整个国家；由于她出生在南洋，并在南洋生活过 20 多年，她还想到了菲律宾，想到那里的人民，甚至想到了人类——一个民族之所以有希望，除了是因为有着值得他们永远缅怀的人，更在于他们敢于世代缅怀那些值得他们缅怀的人。